

## 鄭愁予：來自博大的胸襟

邱 熠

由於受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邀請，鄭愁予先生於4月23日來到香港，並參加了一系列由城市大學舉辦的“城市文學節”活動。

初見鄭愁予先生時，他穿著西裝，頭頂牛仔帽，腕戴運動錶，一副老小孩的打扮。誠如他自己所說，“保持文學上的年輕”。鄭先生對人和藹可親，真誠坦率，完全沒有大架子大脾氣，就像鄰家的老大爺，對晚輩笑容滿面，教誨諄諄，不愧為當今詩壇一代宗師。

說到鄭愁予先生，我們馬上能從他的名字中讀出淡淡的“愁”。鄭先生原名鄭文韜，在問及為什麼改名字時，鄭先生告訴筆者，他的名字出於辛棄疾的《菩薩蠻·書江西造口壁》：“鬱孤台下清江水，中間多少行人淚？西北望長安，可憐無數山。青山遮不住，畢竟東流去。江晚正愁予，山深聞鷓鴣。”當年辛棄疾在鬱孤台上，回想起四十七年前金兵南下，長驅直入，南宋幾乎滅亡的情景，心中無限哀愁。而鄭先生是在1949年左右改的名字，改名字的歷史背景和心情都與辛棄疾十分相似，而且正好“江晚正愁予”中的“正”與“鄭”是諧音，鄭先生就以此作為自己名字。但鄭先生也特別說明，這與政治立場，黨派鬥爭沒有任何關係。

鄭先生最廣為流傳的詩要數《錯誤》了。在中國大陸，幾乎每個高中畢業生都能背出“我達達的馬蹄，是美麗的錯誤。我不



是歸人，是個過客”。這首詩表現的婉約之情，相思之苦讓人感同身受，然而，“達達的馬蹄”這個意象，他的來源並不那麼柔情似水。鄭先生告訴筆者，“達達的馬蹄”這個意象，是來自於童年的經歷。他的童年正值抗日戰爭時期，戰火紛飛，百姓四處逃難。他的父親上前線打仗去了，自己跟著母親逃避戰亂。有一次，他們經過一個小鎮，小鎮的路使用青石鋪的。他一路走一路踢石頭，正當他踢得正歡時，後面傳來了轟轟的聲響，回頭一看，是馬匹拉著大炮朝母子二人趕來，鄭先生母親連忙拉拽他躲到路邊。這個場景，給鄭先生留下了終生的印象，造就了“達達的馬蹄”的意象，也成就了一首傳唱千古的婉約閨怨詩。

其實，鄭先生的詩不僅僅是婉約一種風格，他的詩歌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，貫穿著相輔相成的神韻：一種是豪放開朗的“任俠”精神，有如李白痛飲狂歌；另一種是纏綿悱惻的婉約之情，恰似清照黃花堆積。詩歌中處處顯示著詩人深厚的文學修養，流淌著濃重的古典韻味。看似矛盾的兩種風格也是鄭先生內心的流露，豪放與婉約在他的心裡豪放和纖細並不矛盾，只不過是鄭先生在某一時間情緒的展現。

鄭愁予先生接著說，詩的本質就是要表現情懷、情思和情趣。好的詩人應具備詩情與詩才，詩情是從由小的歷練和詩人的氣質決定的，而詩才源自詩人後天的閱讀和練習。評價一首詩的好壞最重要的是看詩意—詩人的性情。詩意表現詩人性情外，還應該是對人類生存狀態中的災難與幸福命運的感受與關懷，或者說是一種悲憫感。鄭先生講到這裡時特別提到了漢字中的“濟”字和“青”字。他說，以三點水為部首的字中，“濟”字最為偉大。“濟”字有“幫助、拯救”的意思，代表著為他人著想，為人民疾呼，為濟世奔走。這也正是事情的體現。而“青”是鄭先

生認為最美麗的漢字，有心是“情”，加“水”旁是“清”，加“日”字旁是“晴”、加草字頭是精華的“菁”，右邊加“見”是廣東話的“靚”字。把握“青”字最好的方式是用心擁抱“青”字就成情。中國人炒菜喜歡說“色，香，味”，然而這還不夠，還要多個“情”字。這個“情”字是中國人特有的，翻譯成英文後就變得沒有味道，想來想去，只有“心”（heart）合適點。

鄭先生不僅中文詩寫得棒，在美國深造後，英文詩歌水準也得到了長足進步。被問及何時出版英文詩集時，鄭先生告訴筆者，詩歌是藝術品，他的詩是要和古人比，要和世界上任何第一流詩比，英文詩沒有達到世界一流的水準是不會出版的。這就是鄭先生，率真爽直的老爺爺，也難怪他好豪飲，說把酒當作水和空氣。

採訪完鄭愁予先生，給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他的妙語連珠和信手拈來的典故，最打動我心的是他年輕的心態、和藹可親的笑容和對晚輩的關照。做事先做人，鄭先生之所以成為詩壇泰斗，為萬人所敬仰，不僅僅因為他超一流的成就，也來自於他博大的胸襟。